

咏物志

一只金蝉的自述

魏青梅

我终于爬上一棵白杨。树梢上的月亮笑着给我点赞，树叶沙沙啦啦拍手为我鼓掌。而我惊魂未定，紧紧抱住树干浑身颤抖。

我是一只金蝉，严格来说，是一只即将蜕变的雄蝉。

夏至之后，雨渐渐多了起来，正是我们破土而出的好时机。我最初只是一颗蝉卵，在树枝上经过一年的时间才孵化成幼虫。为确保漫长成长期的安全，我与兄弟姐妹一起潜入地下生活了三年。想到即将变成可以在阳光下鸣叫的蝉，我比任何时候都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。那里有绿树成荫繁花似锦，有明晃晃的月亮和金灿灿的太阳。暮色四合，田间勤劳的农人已荷锄而归，池塘里的蛙声被水草绊住似的断断续续。树林里幽静而唯美，晚风摇着树叶与低鸣的蚱蚱儿合奏一支轻柔的小夜曲。野草顺势揽住野花的细腰跳舞，雨珠儿太调皮，枕着月光在草叶和花瓣上做游戏。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
我在对美好世界的憧憬中钻出了地面。我蹭掉脸上的泥土，寻找传说中美丽的月亮，却被远处射来的一束强光刺疼了眼睛。环顾四周，发现树林里有无数道光在晃动，明白了，那是捕蝉人的手电筒。看来，附近低矮的灌木丛不是容身之地，只能锁定眼前这棵白杨了，我迅速朝它爬去。忽然，借着月光，我看见半只被蚂蚁吃剩下的金蝉，依稀认得出是黄昏时出土的姐姐。我被吓傻了，差点滚入被雨水冲出的沟壑。我不敢有片刻停顿，绕过一个蚂蚁窝，避开一只夜行鸟，躲过一束束手电筒强光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白杨树。我终于看见月亮了，她比我想象得还要美丽温柔，树叶也是那么热情，筋疲力尽的我朝善良的她们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躲在树叶后面瑟瑟发抖。我一边休息一边偷偷观察，人们一手拿手电筒，一手提一个透明的瓶子，里面装满我束手就擒的同胞。明明看见他们在挣扎求救，我却无能为力。

夜已深，收获满满的人们呼朋唤友离开树林。池塘里的蛙声呼应有序，水草有被理顺了的感觉。我看一眼越来越远的月亮，修补好破碎的心情，集中精力准备蜕变。对了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金蝉脱壳”。这是生而为蝉最关键的一个节点。在黑暗的地下磨炼三年，只为有朝一日破土而出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飞跃枝头唱响一夏。我还有一个想起来就甜到心尖儿的小秘密：用嘹亮的歌声引来一个心仪的蝉姑娘，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享受一场虽然短暂却轰轰烈烈的甜蜜爱情。

四年前的八月份，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棵白杨树上相亲相爱，生下了我和兄弟姐妹。那年白杨树还很纤细，如今已经粗壮茂盛得认不出来了。我在地下就靠它的根须提供养分成长，很熟悉它的味道，因此，确定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当年，美丽的母亲在众多蝉鸣中听到一曲最嘹亮最令她心动的歌声，义无反顾地循声而来。母亲与我健康帅气的父亲如有前世之约般一见钟情，很快坠入爱河，我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母亲在这株白杨树上找到几根有点干枯的细树枝，用胸部的尖刺在上面刺出无数小孔，把若干蝉卵产在里面。母亲以为隐秘的小孔很安全，殊不知，有些狡猾的虫子早就算计好了蝉产卵的时间段，

提前在附近等候，因此，许多卵一进入小孔立刻成了虫子的美餐。幸亏母亲精明，一次产下的三四百个卵分别隐藏在不同树枝上的三四十个小孔中，如此总会有幸存者。

我就是幸存者之一。一年之后，蝉卵孵化成幼虫，纵身一跃落到地面。这个落地过程危险性极大，每次都会夭折很多兄弟姐妹。例如落在石头上，或被别的虫子吃掉、被风吹走。最幸运的是落在树下松软的泥土中，不必费多大力气即可吸附在根须上，开始相对安全的地下生活。蝉家族的种类很多，在地下生活的时间也不同，3年、5年不等。北美洲有一种最古老的蝉生长周期长达13年和17年。我闻之大惊，他们的潜伏能力太强，简直可以做特工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我们蝉家族的生长周期很有特点，都选择了质数。这是因为质数的因数比较少，可以防止不同种类的蝉同时出土后争夺食物。很神奇吧？可不要小瞧我们，我们蝉类也有很聪明的数学家呢。

在地下，树根的汁液是最佳营养品。别以为地下就是十足的安全区，运气不好的话也会遭遇不测，比如自然灾害和树木移栽，或者其他虫类侵袭。不过，与地面相比还是安全了许多。经过多次蜕皮，我们最后从幼虫慢慢变成裹了褐色硬壳的蛹。变成蛹之后就不必进食了，羽翼和生殖器官在硬壳的保护下悄悄发育，只待时机成熟，钻出地面破茧而出。

出土通道的开凿工程是很有技术含量的，首先得选择靠近树根须的地方，利于取水。通道下宽上窄，要足够自己活动自如。为了保证不塌方，要一边开凿一边用树根的汁液和着泥土把洞壁滚动得尽量光滑，我们身上的黏液也能起到一定作用。洞穴结实安全，方便爬上爬下对外面的情况进行观测。身体是最好的测温计，出土前，事先贴近地面，检测外面的气候和温湿度，确定第二天会艳阳高照，才打开洞口最后一层泥土钻出地面。然后立刻观察周围环境，寻找蜕壳的安全场所，最好是低矮的灌木枝。我之所以不惜损耗体力爬上白杨树，是为保自身安全的无奈之举。

蜕壳是个很复杂的过程。人们经常用“蜕了一层皮”形容所经历痛苦，可见蜕变有多么不易。我首先用前爪紧紧抱住一根细小的树枝静止不动。一会儿，金色的外壳从背上裂开，露出浅绿色身体。头先出壳，接着是吸管和前爪，然后是后腿和仍旧折叠的翅膀，尾部是最后一关，弄不好就会折在旧壳中。我翻转身体，头部朝下，竭力伸展折叠的羽翼，然后翻个身，用前爪拽住空壳，慢慢让尾部脱离出来。如此，“金蝉脱壳”完美结束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。挣脱了束缚的身体如卸掉铠甲般轻松，我深呼一口气，闻到了树汁的甜和花蕊的香。

经历了一场重生，刚出壳的身体太过娇弱，此时的我还是绿色的。黑夜正悄悄隐退，白昼开始上岗，我终于看见了真实的世界。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我柔弱的身体和羽翼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发生变化。颜色由最初的浅绿色慢慢变成深褐色，身体和翅膀奇迹般强壮起来。

阳光明媚，蝉鸣声声。我展开翅膀飞到对面一株梧桐树上，迎着太阳试着唱起了情歌……

童年的炊烟

康勤修

不知怎地，这几天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“炊烟”这个词。炊烟是什么，它为何如此牵动我敏感神经？

说起炊烟，我忽然想起油条。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油条是一种极其普通的食物。有时人们为了健康，选择性地尽量少吃或不吃油炸食物。但在儿时，油条可是稀罕食物，只有到了逢年过节才能吃得到。

我记得，母亲通常用家里的“小平锅”（铁锅）炸油条。炸油条前，母亲先和好面、醒好剂子，然后在锅里添上花生油，锅里升腾起一层油烟，便可以炸油条了。油条在滚热的锅里翻滚着，滋滋啦啦地响，好像金鱼吐着泡泡。下锅前，母亲麻利地把面团压扁拉长，切好面剂子，然后把两块面剂子对齐，叠放在一起，用一根竹筷子压一压，用手轻轻地拉一下，快速放进油锅里，用竹筷子翻几下。不一会工夫，面剂子在油锅里翻滚着，滋滋地膨胀着，瞬间香气便溢满了屋子。

那只平锅放在“泥炉子”上，和泥炉子一起被柴火熏得漆黑漆黑的。每次母亲炸油条时，我和弟弟妹妹馋得直咽口水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只平锅，等着母亲早些把那些黄莹莹的、诱人的油条端上桌子，变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此刻，老家的屋子里，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。

每一年在乡下，尤其是到了年尽月满的腊月天，当家家户户满屋子飘满炸酥菜、油炸果子（油条）香味的时候，往往预示着快过大年了。

炊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文化图腾。千百年来，它一直是乡村乡音、乡情乡愁的象征，也是古老农耕文明中最富有感情、最富有诗意的词语，它既是离乡背井游子心中最温暖的那盏灯，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话题。宋人黄庭坚说，“野僧早（早）饥不能饷，晓见寒溪有炊烟”；刘过也曾说，“野灶炊烟

里，依然是，宿貔貅”。有一首歌曾唱道：“远处有蛙鸣悠扬，枝头是蝉儿高唱，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。”这里的炊烟，多么富有诗情画意。

提起炊烟，人们往往把它和蓝天白云、故乡老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，总是把它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等意象联系在一起。可以说，炊烟是乡村的魂，是人们的根，是人们寻找乡愁的载体。但凡从农村走出来的人，无论多大年纪，无论走多远的路，无论富贵还是贫穷，他心中最怀念的，依然还是故乡那一缕迷人的炊烟。

儿时，清晨我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家家户户屋顶炊烟袅袅，不知不觉间，炊烟唤醒了乡村的黎明。那袅袅的炊烟，经微风一吹，便成为乡村里一道最美的风景。此刻，老屋静谧，炊烟弥漫，鸡鸣犬吠，阡陌交通，寂静的乡村生机勃勃。傍晚我们放学回家，父母从田地里干活归来，农家的屋顶上、院子里冒起的炊烟，宛若一朵朵美丽的花朵，那流动的炊烟之下，映衬着美丽的晚霞，有饭香，有宁静，有希望，更有家人的欢声笑语。“丰年足鸡豚”，最美还是人间烟火气！

如今笔者久居城里，故乡的炊烟也早已随风飘逝而去，但儿时炊烟袅袅的风景，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。如今时代进步了，社会发展了，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，人们平常烧火做饭，要么使用天然气，要么使用家用电器，很少有人烧煤烧柴草了，做饭省时又省力。于是，炊烟也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这多少有一些让人感到遗憾。

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有时，袅袅炊烟代表着一种和谐、幸福和宁静。炊烟不会远去，炊烟还会升起，只不过，是在游子的心里、在乡亲们的梦里。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1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
jdwxbd@126.com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